

湯子遺書



湯子遺書卷六目錄

傳

明兩浙運使做轅張公傳

樊隱君傳

王氏五節烈傳

廣西參議戴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公傳

鍾文子先生傳

墓志

湯子遺書卷六目錄

文學幼兆吳君暨姚孺人墓志銘

拔貢彥公趙君墓志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志銘

孫鍾元先生墓志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志銘

砥園施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志銘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志銘

銘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志銘



南羅武君墓志銘

墓表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江西廣信府推官雪潭王公墓表

大梁處士王公墓表

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

實

事狀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湯子遺書卷六

目錄

像贊

孫徵君先生像贊

王山史像贊

毛會侯戴笠垂竿圖像贊

祭文

祭華嶽祈雨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同年施愚山文

南羅武君墓志銘

湯子遺書卷六

睢陽湯斌潛庵著

傳

明兩浙運使倣轅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倣轅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庵累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尙書爲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歷癸卯舉於鄉公車歸櫪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

湯子遺書卷六

傳

一

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多所平反時南臯鄒公爲侍郎嘆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真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卽修學宮鋤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頽壞捐俸築濬尤杜絕饋遺有庫吏暮夜以金栴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羣吏人人股慄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賂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礙官銀千金亦不應巡



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搜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
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
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
以孝弟謹厚每遇豪橫不法事輒爲之憤懣至終
夜不寐嘗曰凡做事祇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爲
之打得不過卽毋爲睢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爲
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參堯華余光祿
化龍皆以耆碩里居相與聯席結社碁酒娛樂修
耆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爲圖繪者年七
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早卒繼配
湯子遺書卷六 傳

孟氏累封恭人男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廩生銘
旂庚戌進士杞縣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歷以後士大夫習爲驕奢凌虐鄉
里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
蓋真秉道絕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
善下人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輒近儂薄之
習謂非公之留澤遠乎余故爲紀之使後進有所
觀法焉

樊隱君傳

樊隱君諱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明崇禎壬午鄉貢

廷試第二人嘗上書闕下請爲國家效力封疆奉
旨報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世小興州人
明成祖時奉詔遷文安遂爲文安人高祖諱瑀成
化甲辰進士筮仕浙川令爲刑部曹郎日逆瑾用
事平反主事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午門
三日會瑾敗轉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
續生潤皆長厚有隱德潤生效才萬歷癸巳恩貢
入太學葉文忠公爲大司成嘆賞其文與閩漳蔡
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
文縣調靜海教諭改建文廟多士頌服陞河南府
湯子遺書卷六

傳

三

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十二補博
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嘗苦漢賦用事多隱僻
爲之音釋句櫛字比展卷瞭如著中庸講義原性
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
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自以累世受
君恩且才可濟時欲效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
書將受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日事
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大
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王膺其姪婿
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

學同師兩姊貧無所依生死周卹不遺餘力論者以爲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城濬河賦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憚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爲經國碩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唏噓旣力不能爲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柏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捫蒼壁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浮白慨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卽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邱某水爲隱居樊某遊釣賦湯子遺書卷六

傳

四

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今任睢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文安高君遊詢其鄉里故實輒娓娓談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橐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傳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宏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博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節盱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

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
息想見其爲人矣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
二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
生員與齡之元配也事舅姑以孝聞崇禎丁丑與
齡省布政公於武林病卒孫氏欲以死殉旣而顧
念藐孤謝簪珥篝燈課讀俾克成立壬午十二月
朔大兵破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傅姆
不下堂我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

湯子遺書卷六

傳

五

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手孺人隨侍御公與允
夫婦殉節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
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幅巾野服可
畢此生無爲徒死也于孺人獨不言旣而曰妾從
君稱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耶遂登
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
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
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兄弟殉難者
曰貢生與朋與其長子舉人士熊次子生員士雅
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兩人

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尤貴
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嫻黨罕見
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守節十八年張氏
卒又二十年高氏卒皆無子

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勲伐著聲當
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
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閭閻尤卓卓如此豈正氣偉
節有以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
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而侍御公歷官清白常巡
茶馬鹺政稱臚仕矣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

湯子遺書卷六

傳

六

居多世固未有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
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
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立名砥節常壞於
因循卽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
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

廣西參議戴公傳

戴公諱璣字利衡號紫杓福建長泰人父封奉直
大夫諱焯好義樂施雖家世通顯而布衣徒步澹
如也公與弟璐學生有異徵少力學厭時文熟爛
之習爲文原本理要涵演貫通赫然有聲諸生間

弱冠領鄉薦順治己丑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
事出納惟慎辛卯分較京闈所得多知名士權關
淮安持大體不尙苛細商旅便之調吏部驗封司
主事廉靜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權貴有忌之者例
轉湖廣按察司僉事整飭上江防道時滇黔未入
版圖軍書繹騷公按部徧履山川得其阨塞要害
乃自岳州至嘉魚立七汛蠲俸造哨船募兵巡邏
萑苻無警洞庭湖盜賊出沒糧艘賈帆時多不虞
公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湘宴然洪文襄公經略
五省統兵勦西山羽檄旁午公咄嗟立應軍需無

湯子遺書卷六

傳

七

誤而民不知兵文襄公深器之曰此韓范儔也尋
遷陝西布政司右參議分守西甯道楚民號泣攀
轅至遮道不得行而封公訃音適至公徒跣奔喪
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東關
土酋韋兆熊土目龍苗黃周等搆亂日久公宣布
德意不旋踵投戈請命嗣值大酋唐應元之亂斬
渠魁梁邦傑以徇徭僮諸蠻畏懷德威頑梗盡化
柳堡屯田寄佃於民旣輸軍租復應民役編戶苦
之公爲申請督撫具奏獲免復修葺文廟及羅池
司戶二賢祠柳人烝烝向學遠近德之公宦轍所

至多值繕兵庀餉犷獍交雜之地而寬猛相濟先
恩後威無赫赫之名而能使反側歸心蓋其本於
學者深非權術以就功名者比也會有彗併監司
之令因解任歸杜門卻掃足跡罕至郡城課督諸
子教以忠孝大義甲寅耿精忠反臺灣賊據海澄
有言於公者曰盍一見乎可以免難公正色曰生
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叱去乙卯夏賊圍漳州時
次子鱗爲海澄公禪將守東門賊劫公至城下使
招鱗降公厲聲大呼兒努力堅守勿以老人爲念
賊怒牽之而去城破鱗巷戰死闔門爲俘公曰鱗

湯子遺書卷六

傳

八

兒死王事吾無憾矣丁巳二月大兵復漳州賊遁
去公與子鏞等乘間扶攜入山而元配黃恭人併
諸幼子爲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而公壯
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泰公
再被執渠帥曰崛起老猶在乎今日順則生不順
則死公慷慨曰吾年七十餘死固其所也曰如諸
兒何公曰兒曹死生有命吾頭可斷志不可奪目
直上視氣勃勃不可禦賊本無意殺公幽之密室
歷年餘終不屈朝夕誦文信公正氣歌以自壯一
日顧謂子銑曰吾久辱不死何爲遂不食數日後

病甚肅衣冠命銑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當爲厲鬼以殺賊因慷慨悲歌大書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數字嘔血數升而死時康熙十八年六月望日也年七十有四逾年耿逆伏誅臺灣相繼歸附子鱗以殉難贈都司僉書其孫灋以別駕謁選至京敘公行事聞於朝而睢陽同年生湯斌爲之傳贊曰公馭歷中外所至具有聲績年七十餘已去官而父子先後殉寇難可不謂賢歟公先世中丞公當明嘉靖時治河撫軍名業爛然司馬公於萬歷間平岑溪府江諸蠻功最著載在史冊班班可湯子遺書卷六

傳

九

考他如太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爲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談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松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

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吉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旣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臥床前俟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侍筆劄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湯子遺書卷六

傳

十

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据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爲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己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獨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違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

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
言默然端坐間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
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
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
寇獄君具橐鐘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
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
罵君怡然受之宛轉爲弟致藥餌飲食更周卹其
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
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肯受旁觀者察
其形容樵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

湯子遺書卷六

傳

十一

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
口中聒嚅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
留僧張曰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
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
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
其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
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
腫不得休幾困頓饑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
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
也弟之懵然驟遇此難冀微倖獲爲天所矜也而

不知己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
寬竟免遠徙於是聞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
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
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
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史氏湯斌曰昔孔氏
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其義若君僑之於
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不自知有其身
憂愁况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
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鼻流涕者
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天假之
湯子遺書卷六 傳
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夫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
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
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
爲文不假繩尺奧淹閱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
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
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具備巨
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
條鄉里兢兢奉約束遠近賴以保全者甚眾鄉人

有淪於賊者傾貲贖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
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稱武健持矛薄賊壘門竟
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
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櫪戶卻掃藏書數簾幸無恙
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
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修宗祠定
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沒荆榛間殆不可考公
按譜牒徵鄰翁搜而得之者凡四焉更修緝家乘
訪求先世贈答遺文凡所以爲祖考計久遠者靡
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士讀
湯子遺書卷六

傳

三

中祕書遇

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滇黔告變入
閩相繼逆命阻絕聲教者三年學士抗節不屈王
師南下問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險易進取機
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教多也
上以學士忠貞懋著特秩

命入都陛見公促使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
久之不得已後行至福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紛
華嚮慕往哲時有心得與理學語錄默相契合故
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如此年六十有七子四人

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堦光坡

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博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說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有自矣當學士之奉

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己老病故外示矍鑠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勸一然諾不敢宿况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斂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海寇突犯湯子遺書卷六 傳

西

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以爲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墨縵誓旅鑿山開道仰請王師椎牛釃酒士馬飽騰造舟爲梁一日夜擣其巢穴賊以爲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還之

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

至尊嘉嘆壯猷行將做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封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之

鍾文子先生傳

鍾文子先生戊子典試中州某受知遇進謁百泉公署先生誨諭諄諄後得頻侍於左右教愛之甚篤於門下士受恩爲最深竊窺先生學術之淵博詞章之雄麗政事之敏練卓然足以追配古人自司李入爲秩宗郎視學山左備兵曹濮往來松藩潯陽之間所至皆有殊績可紀傳中詳哉其言之矣歷下文人近代推華泉于鱗華泉位躋通顯雍容廟堂所不具論于鱗視學關中嘗登華嶽絕巔其所爲記詩奧淹雄渾其光熊熊與嶽相稱先生湯子遺書卷六

傳

五

視學山左亦登岱宗絕巔雞鳴觀海日上蓬萊閣看蜃樓所爲詩空靈浩渺如雲霞出沒不可端倪于鱗傲岸一世鮮當意者坐小樓望華不注鮑山曰他無所溷吾目也先生乘興踞華不注揮毫頃刻得詩累幅其胸懷亦正相等然則楸園與白雪樓固可千載相望也馳驅於蠶叢玉壘白帝錦江彭蠡廬阜極天下瑰瑋奇麗之觀宦跡較于鱗爲獨遠而時運風會則有迥不相同者于鱗平生有弇州諸子聲應氣求針芥相符足以自快而先生峻標孤詣求所謂弇州無之後之君子遊濟南者

必將徘徊泉石低徊歛獻賦詩憑弔况及門之士
慨絳帳之銷塵望墓木之已拱其涕泗滂沱更何
如也某久臥林泉與耕釣爲伍師恩莫報負疚良
深應

詔入都與次君相晤邸舍握手道故不覺淚下霑
襟某自史館外轉移病歸田年甫三十今且五十
餘矣半生沈淪名心都盡待放南歸擬終老邱壑
殊負夫子平昔期許然古人所以報師恩者固自
有在倘天假以年或於道稍有所窺因得修明先
儒遺書亦不至虛度此生今之所謂道德者功名
湯子遺書卷六 傳

夫

而已耳今之所謂功名者富貴而已耳先生固未
嘗以富貴望我也某方寄寓僧舍候
命遽爲此言蓋自知才分於長林豐草爲宜非爵
祿之器也先生有靈其許我乎書傳後付次君藏
之

墓誌銘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初就外傳則聞郡中有了疑吳先生者中州名
儒也卽欲負笈往從而先生棄世稍長與先生冢
君冉渠同研席壬辰同舉南宮賦詩論道相得甚

歡平居道其家世數數稱大父幼兆公之賢與大
母魏孺人之節輒嗚咽霑襟不能自己幼兆公篤
學好古僅以博士弟子終年止二十有六葬大麓
岡祖塋之次魏孺人守節三十六年壽六十歲卒
會遭變亂權厝故宅不克合祔至康熙七年戊申
春再渠自京口走使持狀請曰先大父去世已七
十載大母去世亦三十四載矣中間滄桑變故誠
不自意有今日今於三月乙丑奉大母柩合窆於
大父之阡洪又羈勒玉事不敢以私情請使子弟
代襄大事惟是壙中之石不可以無銘銘之莫如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七

子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公之懿行然讀再渠所
自爲狀與平日所稱述者甚悉又孺人節行考之
令甲當膺旌閭之典適際鼎革未有以姓氏聞之
於上者則紀述以詔來世固余之任也其何敢辭
公諱與黠幼兆其字先世籍晉之洪洞明永樂間
始祖諱誠徙睢陽遂家焉五傳至諱攷是爲公之
高祖曾祖諱崑祖諱將仕考諱待價娶袁孺人是
生公公生而穎異七歲讀尙書及長善屬文不假
繩尺而汪洋演迤有大家之氣督學使者按開封
拔置祥符縣庠祥符爲中州首邑試者常千人公

屢試輒居高等一時名聲藉甚矣公宅在濯錦池
上而文昌閣前有別墅東望駝峯南眺襄臺地頗
幽勝公鍵戶其中圖史充凡危坐靜對時時至丙
夜猶燈火熒熒弗息也經書之外左傳國語老莊
太史之書皆手錄評次探究源委採擷菁華論者
以爲與鹿門月峰相上下云又精書法鍾王虞褚
歐顏蘇米諸家墨蹟無遠近必購求臨摹毫髮畢
肖乃已是時公方弱冠蓋將進於古人之域而未
已也不幸而病病數年而讀書益自刻苦人皆是
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病竟以是不起魏孺人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六

雍邱名族十五歸於公公之歿也孺人年方二十
四贈公方五歲耳公祖父母皆在孺人上奉尊嫜
下撫弱子蠶筐紡車以供晨夕舅姑相繼卽世經
營喪葬戚不廢易伏臘祠蒸手撫贈公泣然淚下
贈公入庠文聲日著人且以公之鬱而未施者當
發於其子卽孺人之志亦庶幾可以少慰矣無何
贈公又奄然長逝嗚呼可悲也已弱孫熒熒無依
家業漸落又值寇氛倉皇避難憂悸感疾而卒嗟
夫世之學者剽竊補綴浮華無根六經諸史茫然
不知其原委而身都通顯富貴赫奕者何可勝數

也如公篤志古業使學成獲用於世必有大異於
今之人者而鬱鬱不得志年未壯而身歿孺人苦
節終身死喪思難無不備嘗而哲嗣不得奉柩捲
以老有歐陽太夫人之節不饗文忠之報所謂天
道不可問矣乃今再渠登甲科佐名郡文章清節
爲海內推重四方人士言學者必曰中州吳氏諸
孫森森玉立譽問霞起然後知蓄之厚者發必達
造物固有深意也嗚呼仁者必有後於今益信哉
公生萬歷三年某月日卒萬歷二十八年某月日
孺人生萬歷五年某月日卒崇禎八年某月日男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九

卽了疑先生諱斯信庠生贈推官娶秦初許公女
封孺人孫男四淇進士鎮江府同知際隆增廣生
代訓庠生曾孫七

銘曰積之豐用之嗇德厚流光孫謀燕翼英英象
賢丕著鴻業虎變龍騰顯榮奕葉峩峩大麓永奠
冥宅松楸蒼然山青雲白其駟者兔其翔者鶴美
哉佳城蜿蜒磅礴縣縣千秋哲彥繼作我今銘之
神其永託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

舉人東阿縣知縣諱誥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左寺副諱舉廉之孫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諱夢日之子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孺人卒彥公少具才藻踔厲風發伯叔兄弟負文名者甚眾而彥公尤表表云爲諸生不能俛首帖括就舉子尺幅好讀左國考工楚騷史漢之書陳明卿四部奇賞出獨深嗜之伏卷誦讀不輟爲文初學孫樵劉蛻改而爲燕許後稍稍規摹韓柳得其大意不求畢肖晚年間倣元結頗峭拔有奇致歐曾文雅非所好余每稱歐陽文忠公文彥公因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同時獨心師石齋黃先生無論制義策論碑銘記述多方購求繕寫丹鉛未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不拘一格近代所謂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問也寇變後遊棗強歸其詩悲壯蕭涼晚年樸老疏宕近陸務觀明崇禎己亥開拔貢依鄉試例而減其一場彥公文爲成寶慈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最爲相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海內所重每亟稱彥公故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午棘闈移蘇門彥公偕其姪陞對往各爲百泉賦辭采雄麗登孫登臺醉桃

竹園歌罷長嘯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後屢試輒
報罷每遇秋闈策蹇赴汴貫酒良岳繁臺憑弔信
陵君侯羸澆酒杜甫高適廢祠而還不作遇合想
庭中怪石數片老樹桃花參差映帶茗椀藥白意
况蕭瑟所謂松青堂也更闌燈炮伸紙滌硯作蠅
頭細楷臨文浮一大白落筆若風雨腕不暇停頃
刻數千言拍案高叫曰擲地可作金石聲但恐腕
折何雜及易卜多奇中時時寄與六博以抒牢騷
非真好也見人無少長煦煦親愛不爲厓岸遇親
識尊行恭敬盡禮其弟一爲江甯別駕一爲農部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即出守韶州雖情懷繾綣終不一過其署高風雅
度殆古隱君子之流歟余自移病歸里同人零落
惟彥公往來過從談詩論文相得甚歡今出門漠
然無所向此余於彥公之歿不禁流涕霑襟也君
生於萬歷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卒於康熙九
年八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徐氏先
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卜葬於睢城北
澗岡之新阡子爾輟爾軾俱先卒孫居易居廣曾
大升二升

銘目譬如木焉或爲匠石所斲而爲棟梁或輪囷

離奇而老泉石之旁不可謂棟梁之巍如而嘆泉石蕭涼也嗚呼如君之才而止於斯睢水之原松檜蒼蒼後有好古者過之當駐馬而徬徨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人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岡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興點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幼兆先生者也父斯信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爲深湛雄偉之思十五習詩賦清詞麗句往往驚其長老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爲制舉義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爲人所難補甯陵庠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萬言喜怒窘窮患難流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匿荒蓬斷垣中生死倏忽猶暗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然自得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聞旁郡舊家有異書數百里徒步往求之累日夜抄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創一說讀書旣多時出其新奇者資談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爲語怪或操

論闢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辰中會
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歷法律
呂音韻易占勾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精
詣戊戌入都問歷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
窮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
京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
多封疆大案公聽之爲求生路不得則坐臥不安
嘗舉歐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
憾之言自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
也而不能活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風力公力爭之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
里煙瘴地謀升斗祿一掛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
公愛惜士人若有大奸惡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
公真誠嘆爲長者察潯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
公民樸事簡無學士大夫遊處惟讀書以自適往
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瘴雨誦讀之聲達丙夜家
園萬里宦况冷絕幽憤無聊一寓之於詩自粵西
陞同知鎮汪軍府初立事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
切爲之綜理時方視爲利藪公悉推讓同官故廳
事寂然雅重學校賓禮寒素市書萬卷與文士校

讐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歌胥吏皆
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衝邑驛費浩繁
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疏鑿二
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姪皆善屬文構書
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爲常與二
三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
泊如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伎點拍失
度卽笑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
龍虎經參同契諸書塵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
旦爲之洗滌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問海內好道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爲宗
近體初專師少陵後遍究四唐含咀菁華歸詣自
然論詩上下古今升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辨議
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爲彷彿鄭夾漈云偶爾撰
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彙必數易
常有一字未安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
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慎如是
獨不喜爲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之類爲人所強
偶一爲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談余謂以君異
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盡發所藏

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
惜哉公平生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
被誣幾罹重典公爲之遍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
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
不相識更爲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真古人哉
余求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輒
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
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尙若有
進而未已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
自止也今其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報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差

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雨蕉齋詩集選詩
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正
論龍虎上經指月入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物
誌兩蕉齋雜錄道言雜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萬
歷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二月
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封孺人子二學顥
廩生宗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頤出
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麓岡先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搜祕笈續遺補亡人莫識結繩掌
故義皇畫地負海涵鷺奇特鏗鉤震耀貫冥蹟揚

風挖雅追三百胡不賡颺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
色功名遺愛在南極灘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
一片石至今父老淚霑臆鄴架縹緗存手澤有子
文章壓元白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歷庚子
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
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
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嘆子弟輟
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美

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歷甲申十二月十
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
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
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
相期許忠節旣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
愈劭真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
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賁
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臥不起故
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

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

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
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
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
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補
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
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
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
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
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
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七

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
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
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
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
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
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畱共襄軍事急辭歸語茅
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
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闖竊柄左魏周三
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
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橐餖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

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嚴備嚴緝
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嘗督學三
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畧賊考掠備至先
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
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
籍俵散夫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閭閻
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
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卽具疏以邊事請罪夏
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興晉陽之甲鬪夜遶御
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宋

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至
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
時徵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
摧秣辭致摧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
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
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
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
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即交
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
軍務因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山

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
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
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
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
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
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
山堂讀易其中牽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
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眾有大僚歸老於家北
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完

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
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
澄心端坐卽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
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亶亶窮晝夜不
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闈門內
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嫻族故
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
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眾爲之
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
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

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眾人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己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己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家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歎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貧賈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

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
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
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
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凝道
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
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閭德丙辰
先生下第槐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卽終身不第
吾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
當先生釀金救左魏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
無前子同己出事槐孺人母如己母奉養終身皆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
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尙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友二
孫十二瀾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濬生員詮舉人
滔生員漢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
霖用梓用柁用桓用模用楷用樞用楨用榦用樟
用柱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燭娶聘皆名族孺
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耐楊孺人原葬夏峯

東阡今移耐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
交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闢啟鑰窮理盡性

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臥蘇門韜光斂
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峩峩夏峯萬仞其高攀援
莫遯仰止爲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
式來思

前兵部尙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尙書
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
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
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
編修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
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
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
爲序余末學舛陋逡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
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略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
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
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
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秦興以治行
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

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爲兵部左侍郎以薊
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尙書俄福
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宏光立詹事漳浦黃公
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不
能安其位公因避去

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
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略其令泰興也歲饑代民
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家爲給事當莊烈愍皇
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錮習不可究詰而
天子求治過急政尙操切僉人窺伺意旨附會以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不能盡其謀國之忠公
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治推誠
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青輒棄更欲臣下破
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慎刑罰抑躁競
嚴保舉以課成效行蠲恤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
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
至擬之魏徵十漸也譏訕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
政府曰主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
以禮邊境不戒過在將領文法交詆大獄繁興至
使八座一空衣冠囚首猶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

不能用時論避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劉策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部尙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堃爲背公夤緣指斥尤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絀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仁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政報私怨以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間也禮部議舉諡典訪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諡法甯嚴勿濫因列陶安方孝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孺鐵鉉李已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史吳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范公以閣臣殉國而吳公亦以薊遼死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兩廣也濱海數郡爲島裔窺伺蜚戶豪姓與之交通公旣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賅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明鄙民之戕土官者規畫略定無何楚寇圍韶兩粵騷然公遣將卻之寇據榔桂之間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創不可奏請合沅嶺兩撫會勦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聞命

誓師購犵獐遠偵探嚴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贛
兵始集公命粵兵批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
直擣二源諸將難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
魚穿獸一舉可盡也楚寇卽粵寇何疆域之足云
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藍山入扼其咽喉主簿峒
最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
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夾攻紫源亦定是役
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釋其脅從流亡來
歸雖號爲三省犄角而先登奪隘粵功實最時武
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資金幣而已科道交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壹

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公曰吾知
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構兵公上言帝王詳
內略外當慎守關隘兩存而弱之廣西巡撫林贄
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
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輯馭交紀
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爲然勅公便宜從事卒如
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厓州英乳
建置設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
所未有也公爲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
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爲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

力後之人守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
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
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
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
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
臣多生卒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
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翱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
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逍
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
令終矚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曆十八年正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美

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
人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
繼配李氏累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
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沆官
生泐歲貢生秦淑人出潛壬辰進士內翰林宏文
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衍廩生冲副榜
貢生李淑人出灑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
監生李韜李淑人出孫男十三槐韓廩生沆子楓
益榆漢泐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柳璟橋
恆俱庠生潛子柟蘧衍子樽崑樾康冲子柚雲灑

子餘尙幼曾孫丙謙庠生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鬱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遺直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蠻方甲兵胸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鼙鼙緩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蟹戶春耕句不中原滅彼欃槍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弓玉節晚年雲臥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壁烺烺歸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余同年友施君閏章字尙白文章行誼高天下然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三

少孤叔父砥園先生養且教之尙白歷官中外所至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余昔家居時尙白自京師南歸枉道視余余欲少留爲一日歡不可得日夜夢叔父爲之心動歸家十年不復出戊午應召入都與余數相過從語次輒忽不樂曰余叔父年七十餘矣疾病侵尋常慮一旦不得奉終事也輒泣然淚下無何訃至尙白方奉修史之

命不得歸號泣不能自止旣乃畧次行事隨書隨泣以至於病扶掖至余寓再拜請余銘其幽宮之

石尙白交遊中操文章之柄者指不勝屈而獨以見屬余何敢辭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公諱譽字次仲祇園其號也世籍宣城曾祖諱志和祖諱尹政並有隱德考諱宏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中明先生三子長贈朝議大夫諱某次卽先生贈公學行純備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略爲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言用七藝受知督學御史補郡諸生每試輒甲等而數困於秋闈崇禎庚午已中數矣坐一語見擯時論惜之好爲詩不尙雕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七

飾而嗽崎歷落風格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都御史念臺劉公爲序之且曰次仲言有本而行有式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其見稱於先達如此中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與焦文端鄒忠介諸公講學東南其時龍溪盱江之學方盛學者率以超悟爲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爲過高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爲一體則與盱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其講學處也先生於兵亂後修復舊規稽諸生習禮其中時時稱引先訓曰先君子以躬爲教吾不能及萬

一然願與同人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裏聞人一善
喜若己出至其所不可正色譙讓雖豪右貴人無
所鯁避歲饑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啜粥十旬無
倦色助婚喪置櫬瘞殮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
有無不責償固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
教而力行之者與尙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
穴欲壞其龍脈者鄉黨皆爲不平先生曰渠自喪
心耳吾家世有陰德甯盡賴風水耶竟置不問海
寇陷京口入甯國鄉里亡籍子欲因以爲利聲言
施提學叔厚積可令出餉禍幾不測蓋是時尙白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完

督山東學政云會賊敗去其人惴惴懼報復先生
曰此輩足相校耶終無一言此二事宣城人人能
道之以爲尤人所難也尙白幼羸疾先生嘗手抱
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涕淚霑衣在官時慮其
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爲構待歸之閣作倚門
之詩尙白每言及此淚涔涔不能止也所著詩二
卷尙白刻之京師公生明萬歷壬寅五月二十六
日卒於

皇清康熙己未正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馮氏
子三閩嚴郡庠生馮氏出閩阮邑庠生側室陳氏

出閭毓側室韓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雙溪之阡
銘曰宛水如虹山如蓋風土清淳濬發大世有哲
人德未艾紹先起後惟君在惠及閭黨存遺愛講
堂復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白虎談經家學
邁有崇者邱雙流會松柏九九過者拜越惟奕葉
長無害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
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
之士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罕

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
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
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歛歔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
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
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尙白號愚山江南
宣城人夫父鴻猷明萬歷間遊鄒忠介焦石城兩
先生之門爲東南人士所宗父嘗以公貴贈奉政
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
祇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
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

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
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遍遊粵西諸山水著
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
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曰
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素以公
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當
是時

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尙書郎資望深者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聖

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
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
自磨礪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爲
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安邱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
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
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
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爲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
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
呼急輒相聚爲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

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
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偽諭
令輸租而遣之因遍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
阮嘆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
使君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
集多士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
宴遊賦詩者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盱江嘗爲甯
國守以和易得民公大父實服膺其教公之爲政
亦略相彷彿而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
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望

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

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自發舒考核同異辨

析疑譌是非可否無所回護而朝士大夫習其姓

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

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日期期若不能

言及談及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

自己遇羈人才士矢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死喪

困厄振卹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

盡力編摩出則應酬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
例不能請假居恆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
也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充
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
而不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
使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敘
乃事未竣而遽歿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爲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
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歿後友人檢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聖

討高君脈爲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歷四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
日葬於宣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
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二彥洎恩貢生彥恪郡庠生
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質乎絕倫養
其和平發爲菁英金石喞喞大放厥聲敬亭如蓋
宛溪如帶丸丸松檜勿剪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
藏青烏告祥奕葉其昌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訃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

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摠其生平所蘊必大有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

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嘆也冢嗣延禧卜葬且有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閣

日迺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

余不敢辭據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

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

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歷庚子魁於鄉

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

卽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

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

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

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

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

里居而子厚選宏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

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譴之

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

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

墓誌

翌

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鐐烈日之下保無暈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

勅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慶生全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倖直僨事而忠愛

惓惓尤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
目者眾而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
見其志亦足彰宋山東至神可南至海無疆臣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劉景嵩三單機與谷西
止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略子厚敷對
稱念西工關戰役其主謂公舉大司其機會大抵
旨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

諭蓋見知於

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吳

鼓者再晉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參議尋轉
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
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

寇魏公以年老辭則

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者三單騎馳往西

至蕭場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
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其勤慎如此

甲子冬遇

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爲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皆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如此類甚眾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某原

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樁柱言路羞躐躐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巖嶮後億千年視斯碣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浙有隱君子余君爾章以仲子翰林院庶吉士泰來遇

覃恩得封如其官今仲子拜監察御史而君以老疾卒於家訃至御史擗踊長號勺水不入口者三

日京師士大夫聞之走相弔越七日御史徒跣至予邸舍長跪號曰不孝泰來孤矣方不孝需次里門依依膝下更寒暑先君子趣裝就道誠以服官圖報稱不孝奉命行先君子方健飯無恙也抵京除目且下聞先君子病則擬請急歸省無何而凶問奄至矣痛哉今不孝奔喪將卜葬惟是幽宮之石敢徼惠於太君子而賜之銘不孝死且不朽予愴然歔歔久之蓋人子之善譬諸醴泉芝草其來有自觀御史平日行己與今居喪盡禮如此卽君之生平可知矣故不敢以不文辭據狀余氏爲宋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哭

丞相忠肅公端禮之後其居東浦村自提舉良齋公始良齋生某某生某某生立政代有隱德立政字華南君之父也君諱維字爾章事父以孝聞少時讀書有大志治毛詩有聲里中所著詩古文暨注解毛詩里人傳誦之然數奇會厥考下世遂絕意仕進而喪葬祭祀悉稟朱文公家禮盡誠備物皆可爲鄉里法事母趙孺人先意承志得其驩更置產以贍舅氏念祖若考單傳再世遇再從兄弟殊厚也東浦余故著姓而產業薄厚嘗不齊其貧而租賦殿者櫬久淹者婚嫁乏具者咸仰給君所

往往雷足焉而自處常節縮甘菲薄飯糲茹蔬布
衣芒屨有委巷中人所難者會歲荒則傾困粟設
糜粥於路以哺饑人又嘗憐婁人子久負不能償
輒爲焚其券諸凡橋道修築率捐貲爲里人倡里
人以是稱余君長者卽暴客兇人過門搖手戒勿
入而豪少年忿爭詬誶望見閭閻輒愧悔去當是
時論者比之陳太邱王彥方矣君蚤歲舉子泰徵
督課良苦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家世咿唔鉛槧
兒其爲菑畬乎泰徵貢入成均久未第而晚年見
仲子鵲起弱冠舉於鄉以禮闈第三人成進士讀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兗

書中祕當是時北望京華意陶陶自適也然慮仲
子年方少數遺書訓誡維謹聞仲子欲省覲輒舉
柳宗元思報國恩唯有文章語馳止之比仲子聽
除臺諫里居也不以晨昏色養爲喜而時時稱漢
汲黯唐陸贄立朝大節以勉其樹立於當世噫績
學砥行厚積而薄發要以忠孝仁讓之澤保艾爾
後其亦可謂賢也已東浦余氏旣單傳兩世至君
乃有賢子二人孫曾男女螿螿繩繩且數十人未
有艾易曰積善餘慶有以也夫君生於明萬歷己

酉十二月十四日卒於

皇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九月初六日享年七十
有八配丁氏封孺人子男某以某年月日葬於山
陰縣麥塢山之原

銘曰山蒼蒼兮厚以蠶也水泱泱兮清以曲也沒
藏於斯兮生所卜也宜爾子孫兮荷天祿也億萬
斯年眠厥辭兮尙知生平之行篤也

南羅武君墓誌銘

順治戊子余與南羅武君同受知於少參濟甯王
公時公方司李天中余與君數往來汝上未得相
遇公嘗告余曰南羅議論侃侃持己端嚴卓然君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辛

子也余心儀之長葛去雖不三百里人士聲問相
通咸嘖嘖稱君之賢余以他日嵩少之遊當造門
相訪以遂平生之願乃戊午三月忽其子贊介吾
友韓子新其書狀爲君乞墓銘則君已於去年冬
杪卒矣嗚呼同門三十年而未得一識其面尙忍
爲之銘乎子新爲之請甚切不可以辭則卽平日
所聞於我師與鄉人士所傳述者質諸嗣君之狀
相符乃序而銘之君諱際盛字亦隆南羅其號也
先世居晉之洪洞明初徙長葛遂家焉曾祖諱世

剛有隱德祖諱定國好義樂施值歲歉蠲輸完漕

民不知役出仕關中俸餘盡給貧民冬月製縣衣
施及獄囚四方歸仁焉考諱尚文庠員以孝聞母
韓氏生二子君其次也君生二歲而孤母年未二
十以柏舟自誓君髫髻卽知勵志讀書日誦數千
言嶷然見頭角寇亂避居草懷益自刻苦補博士
弟子試諸生間衰然舉首溫孟河內之間耆儒碩
彥多爲之避席矣戊子闈中已擬首薦總裁抑之
僅中副車拔貢入成均屢試冠多士黃鷗湄太史
雅器重之以爲可與熊鍾陵頡頏也太史謀爲設
帳館穀歲數百金力辭不赴太史曰武君貧士不

湯子遺書卷六

墓誌

至

愛數百金此其志不可量也歸家杜門卻掃與里
中一二名士晨夕過從樽酒論文商確古今四方
賓客至其邑者輒爲之下榻投轄月落燈殘情懷
繾綣蓋其豪曠如此平生事親盡孝於兄析產讓
豐喪葬一準古禮亂後宗族嫫戚播遷他鄉者招
之使歸貧羸者助之撫育孤幼俾至成立延師聘
娶數十年無倦也嗚呼此卽求之古人豈易得哉
余未得杖履相從而今已矣不能不爲之痛惜也

君生於前明萬曆甲寅卒於康熙丁巳享年六十
有四配朱氏子一贊廩膳生員娶內鄉縣教諭王

慎文女一適廩膳生員王承乾子枚功孫二長大
勇聘廩膳生劉曰嬭女次人勇聘庠生寇原勳女
孫女一許聘增廣生劉曰煙子室

銘曰扶輿涓淑鍾於中土哲人之生爲時柱礎胡
不通顯著勳天府身老烟霞名逾簪組末俗頽靡
惟君楮柱道派紛流惟君慎取岡阜盤迴若堂若
斧松柏九九亦莫或侮我銘在幽垂示終古

墓表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保定陳公諱寔字郁文少穎敏好學善屬文年十

湯子遺書卷六

墓表

壘

九補郡諸生累試輒居甲等崇禎乙亥略倣鄉試
例特行拔貢受知介休閻先生益好學不輟

皇清定鼎選知睢州睢自流寇殘破繼以河患城
郭邱墟田土蒿萊公至寄寓民舍布袍蔬食招流
移勸墾荒詢問疾苦煦煦如家人狀延請文士立
社課藝暇時輒與飲酒談詩娓娓忘倦嘗省耕匹
馬行鄉一吏持印囊老卒前導而已撫按交章推
薦奉

旨旌廉膺白鑑之錫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去
之日睢民攀轅遮留至數日不能行爲立碑父老

見之至流涕延綏邊地民強悍難治公持已儉約如睢時而不畏疆禦署道篆省冤獄申邊禁兵民安堵丁母孫太宜人艱扶匱歸里行李蕭然惟圖書一篋老僕二人跨驢隨行逆旅咸爲嗟嘆服闋慨然曰昔年捧檄而喜爲親在也今胡爲乎遂不起僻巷數椽以授徒爲業薄田僅足餽粥戴笠坐柳陰與村叟談說桑麻不知其爲官人也二三知友至與論經義酒後賦詩天真爛漫旁及小詞落某氏子三人繩武繼武紹武能世其學以康熙十

湯子遺書卷六

墓表

墓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當公之治睢也余應童子試公獎拔冠多士語人曰此生當聯第然疏直非善宦者旣而曰急流勇退人也余別公後二年捷南宮授館職年三十以病請休林居二十載與公言若相符今起自田間濫充明史之役然近年懶漫益甚行將乞身不知能終不負公之言否一日文字之知公何以相識之深耶公旣葬其子繩武衰絰至京請表公墓余旣感公之知又繫官於朝不及拊棺一慟爲恨乃不敢辭敘次公之行事不敢用浮詞以負公蓋公治行無愧朱

仲卿而睢其桐鄉也家居彷彿柴桑徵君焉後之人過公之墓當憑弔高風低徊不能去也

江西廣信府推官雪潭任公墓表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新鄉雪潭任公卒于里第訃至余偕丙戌同舉進士者凡若干人哭於其子庶常璿京師寓所庶常旣奔喪歸逾年遣使持書來請曰先君子之葬也幽堂之石益都相國馮公賜之銘矣墓上片碣未有刻文敢請先生一言以不朽先人於地下先生平日直道無諛辭且知先君子久當不至失實庶可信今而傳後也余湯子遺書卷六

墓表

焉

與公同舉三十餘年仕宦中外相晤對之時絕少然公江右之政風裁凜然遭讒而歸不得大用於時此可爲

國家人才嘆惜者也居鄉行誼中州人樂道之余嘗想像其風度於行山衛水之間微庶常請猶將爲文以章之其何敢辭公諱文暉字聯璧雪潭其別號先世山西洪洞人明初徙新鄉高祖諱守志祖諱國喜皆有隱德考諱道重邑庠生以力學聞公幼貧困耕且讀孝友篤誠不苟訾笑世之徵逐聲利者視之蔑如也年二十三補博士弟子員聲

稱藉甚壬午登鄉薦而伯兄文朗先於丙子登賢書矣時寇亂河北公淡於仕進偕兄奉太公避難百門之耘斗峯李逆僭稱關中僞令迫公西行中道碎檄而歸時人偉之丙戌捷南宮以太公年老歸省未及

廷對丁亥成進士授陝西鳳翔府推官未之任丁父艱服闋起江西之廣信當是時江右伏莽未靖有楊文者據九仙山爲亂撫軍蔡公提兵進勦委公督餉山水迂折公乘小舸或策單騎晝夜轉運芻蕘充峙文遂授首後又偕諸將搜擒餘孽令軍

湯子遺書卷六

墓表

壘

士裏餉先趨舟粟繼之深峒絕壑訖爲樂土撫軍嘉其績上言于朝曰是役也雖師武臣力司李之功實多將校獲賊婦女有贈公者必詢問姓氏居址令其家領回完聚將校亦爲感動云爲政則鋤強除暴不避權貴而遇疑獄必虛心平反未嘗以苛察爲明時南昌郡守被誣通賊法當族其母年八十詣公申訴公力辨其枉得減等尤加意文學月課獎拔多知名士甲午分校得人爲盛楊公延麟遺孤廢學已久公勸掖讀書列名膠序至屬官借名餽遺者必峻卻之無不嘆公才足有爲德能

澤物而守之堅確更不可及也。會當計期眾咸以
公治行當膺

內召矣。無何以爭疑獄忤上官意。遂爲所中。至落
職。公無幾微見於顏色。歸家奉母晨昏定省。惟謹
母卒喪葬一準古禮。與兄同居五十餘載。內外無
間言。家居不干謁。有司晚年結社百泉。與孫徵君
郭公望劉一六諸君子講論河洛奧旨。後進問業
者趾錯于戶。風日清美。杖履自適。賦詩飲酒。篇什
甚富。卒時年六十有六。其子孫世系詳相國誌中。
不備書。獨紀其生平大者。以告後之人。使知天下
湯子遺書卷六 墓表

表

有清節。雄才不幸。見忤于時。鬱鬱山林。以老而隱。
居積行垂裕。後昆生平蘊而不得舒者。後人猶能
冒大之公。亦可以無憾于九原矣。付庶常鑄之墓
上過而覽者。尙臨風想見其人云。

大梁處士王公墓表

歸德甯陵縣有合葬於某地者。爲余年友王抑仲
之考妣。曰處士君。暨配張孺人之墓。張給事越青
誌其幽矣。余乃爲文以表于其阡。曰公諱誠。世爲
祥符人。謹厚誠樸。雖貧甚至無。以自贖。終未嘗不
怡然也。天啟初。公攜家避歲于鹿邑。鹿邑水又遷。

齊陵屢經播遷家業益蕭然矣乃嘆曰嗟乎我雖
貧困君子終當使顯於是諄諄誨子以學孺人紡
績以助之未幾公卒孺人益自刻苦聞有名師卽
慨然遣子從遊其挾冊歸必問其所業孺人雖不
識書視口誦生熟以爲勸懲未嘗有誤是時孺人
年旣高長子更歿于寇而抑仲甫十餘歲連年盜
賊紛紛飢饉相仍緝避之餘不能自給午夜起坐
蓋嗚咽霑襟也壬午邁年遂不起蓋自公歿後十
年而孺人卒又六年而抑仲以外姓舉于鄉又七
年復本姓乃得與公公合葬自公歿至今凡二十二

湯子遺書卷六

墓表

七

矣嗚呼予觀古之人凡蹈履篤實者必有以自見
于世如公得遇其時惠澤所被豈特一二鄰里哉
而竟落落韋布以老卽孺人熒熒寡居撫垂髫弱
息卒至成立此與古之晝菽丸熊者何異然古人
初茹其苦者終食其報而孺人又以困窮終悲夫
此如渡江河者風波大作舟中之人將登岸而操
舟者沒焉嗚呼可哀也已然今抑仲方振起家聲
異日舉公蓄而不得施者布之天下後人追述先
德必本於公而孺人亦當與歐母並傳則公與孺
人亦可以少慰于地下矣吾又以知有隱德者之

必有後而世之富貴而無以自樹身歿而響微子
孫零落者豈少哉觀公行事亦可以自省與

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

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爲滁州來安
縣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
校尉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畱守司金
川門百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睢
陽衛前所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衛事才略甚
湯子遺書卷六 行實

堯

著英生諱卿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
府定亂汝南所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驃
騎將軍中都正畱守於先君爲高祖是生岷州守
備公諱易居官焯有聲烈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
肅州參將仲諱希范以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
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爲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
過嘗之荆楚適其地大祲捐貲施粥全活數千人
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眾也初娶徐孺人
繼譚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人生府君兄弟
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毛詩精通大

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表先大父
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爲文峭健有奇
氣應試爲督學昭度潘公鑿拔補開封學諸生時
先大父年七十餘嘗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藥
傾貲延醫顛天請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
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
然稱之窀穸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
勢橫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爲
奪去府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冤走愬上
臺侃侃不屈興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

湯子遺書卷六

行實

堯

也意不能無偏重府君平立睨之曰明公奉天子
命代狩中原宵爲同年來耶吳公奇其言降階謝
之司李萬公元吉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
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
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卜而後行然家業蕭條
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爲閭閻
舊族恐貽弓冶羞爲不孝斌延師督課手抄左國
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諸書分其
句讀正其韻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
休曾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爲之痛時不

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爲士林宗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卽貧困而施濟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改鄴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洊熾饑饉頻仍早夜經營備盡色養事湯子遺書卷六

行實

李

兄賁皇公甚恭謹賁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爲具饌使得專志下帷不爲室家累心姊邁危病迎於家親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之謹蓋人無間言云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輿大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顛沛流離所以怡顏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難先伯父遊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斂搶攘之際奉柩與先大父合祔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真嘔盡心血

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遺女十歲
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婿資匱如禮時值
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
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蠡
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爲
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
同胞兄弟所存骨血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
淚涔涔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
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篝燈市書以課
不孝斌誦讀爲事曰我備嘗艱辛不以爲恨振先
湯子遺書卷六

行實

十一

人之緒惟汝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怠戾
子幸叨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
廷對讀書中祕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
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
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
領略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
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祇因腳
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
訓戒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
未遵

諭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慚色後

召見南苑

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對知

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恪供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

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非就養也觀汝之爲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

君恩深重

湯子遺書卷六

行實

奎

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懷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爲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卽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丁寧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真令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

覃恩封府君爲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恩榮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折毀繼遭河陷時州衛分壤郡守屢議修築而衛中有欲簽

報大戶借名科斂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爲力役之征眾擎易舉衛帥忿然見於詞色後眾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城甫畢而鄰封盜起遠近徇徇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之得也偕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寢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柳梢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擔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

湯子遺書卷六

行實

壘

修文廟刊郡乘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爲彰彰高祖塋墓年久不無荆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掃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爲讌仍獎其孝弟勤儉者而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家有旨蓄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怡然至府君第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子弟曰吾家無甚疏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冀也賙給困乏或粟米或有帛歲

以爲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
偉傲儻洞晰世務遇大事眾人錯愕不敢發一語
者府君片言立決卽之温温然初不見有峻厲之
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
儉間命巾車遊東郊之園圃蒔花種竹怡然自樂
人以爲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
禮采輿論聘府君爲大賓府君固辭不獲凡三與
賓席圍橋觀者如堵咸嘖嘖贊嘆以爲府君克光
大典云己亥不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
患便血之症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憑
湯子遺書卷六

行實

卷六

限迫切府君勉令就道銜淚拜別自此府君雖勉
爲笑語念斌遠宦實多憂慮又值中子之變哀痛
過節其病日深斌在虔聞之亦感危症堅志請告
幸蒙

題允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
經家難繼遭寇變盛衰感懷骨肉傷心五十年中
言之令人欷歔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
體氣稍健父子聚首閱耕東臬課讀南軒亦老年
佳事也嘗錄馬援柳玭戒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
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中猶手抄古文數十篇教

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爲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以爲可以承懽百年孰意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嗽稍定不孝輩私心禱籲以爲庶幾痊可而氣息漸弱卒至見背嗚呼痛哉彌畱之際猶以斌硜執不能合時斑年幼未能成立爲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而心無窮言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屠割哉嗚呼痛哉天乎何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萬歷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

湯子遺書卷六

行實

奎

有一配我前母劉氏廩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歷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啟二年壬戌六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誥贈恭人廩員公諱尙敬女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巡按御史李公粹然題請奉

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專具祭酒吳公偉業修撰鄒公忠倚傳中生於萬歷三十四年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光弔女子二長卽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

司右參政娶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駿女趙恭人
出斑聘廩員袁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
人出次三軒孺人出孫男三溥濬沆孫女二俱斌
出今擇康熙四年乙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
於城北十五里澗岡東南之新阡苦塊餘息語無
倫敘惟大君子哀而賜之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
卽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之恨亦且不朽

事狀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先妣姓趙氏外祖廩員公諱尙敬外祖母褚氏世

湯子遺書卷六

事狀

矣

爲睢陽名族以萬歷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生先妣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幼讀書通孝經及列

女傳年十三外祖母棄世哀毀備至十七歸於先

君四年生女又二年生斌是時先大父母春秋高

大父常病先君晝夜侍側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先

妣治羹粥奉湯藥凡大父所嗜物皆先意以待隨

呼卽應大父喜病少間乳者抱斌立於旁大父泣

然流涕謂先君曰汝與汝婦孝謹我先人世有令

德至汝身將顯否則亦在汝子踰年又病且篤衣

巾衾帽皆手自縫紉自含斂以至窆窆經畫周密

必誠必信親黨謂先妣嫻於禮自先大父捐館後
家益貧先妣事大母益謹鬻簪珥市甘脆以爲饋
養烹飪澣濯雖盛暑隆冬未嘗假人會歲祲率女
紡績易粟以奉大母私則黠藜藿雜糠粃見輒
爲嗚咽而先妣戒勿令大母聞又素多病默坐室
中廚竈蕭然見者爲淚下而先妣怡如也妣初就
外傳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不能
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妣讀書於旁燈火
熒熒常至夜分或不能得燭則月下爲妣講孝經
爲女講列女故事一日妣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

湯子遺書卷六

事狀

宅

而歸先妣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趣未定
而樂嬉遊吾將何望妣長踞因姊謝過良久乃免
崇禎庚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眾數十萬縱橫開
歸間且連年旱蝗常對先君嘆曰我爲婦人天下
事固不敢知今四方重困盜賊蜂起而天又旱且
蝗如此脫有不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
夫子矣明年爲女治嫁妣年未可娶亦令娶曰我
素病令代我事吾姑旣而曰子女婚娶已完志願
畢矣明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
陷睢距太康僅九十里城且暮且破人心洶洶而

先妣聞定如平時戒家人勿驚吾姑也先是命斌
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倉猝聞亂則城門
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妣聞之告先君
曰來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望相對痛哭
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
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且賊志
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靈
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外
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
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

湯子遺書卷六

事狀

矣

甚且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蘆葦中先妣乃謂
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門事至今日義無苟全
獨念姑年老不得終事爲恨若爲我謝夫子善自
保重吾兒遙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爲語
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人
爲解之復入井井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
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
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
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何負於若而作賊今大
兵將集當寸斬若卽奈何以刀鋸嚇人爲遂大罵

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賊中有羅拜者有
嘆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
三十有七越三日賊徙甯陵大母先君僅免於難
不孝斌乃得歸斂而殯於故居之寢九月黃河南
決城郭廬舍盡爲洪流殯堂竟沒於水嗚呼痛哉
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鳴波
濤有聲震驚永夜居人聞之無不墮淚共傳其期
至比寒食云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
至歸德有司上其事公命知州事房公星睢建祠
於故居之東春秋率官屬往祭順治十七年巡按
湯子遺書卷六

事狀

究

御史李公粹然具題奉

旨建坊旌表知州事戴公斌以舊祠湫隘改建新
祠先妣卒後五年斌補學官弟子七年登鄉薦八
年中會試十有一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
二年授國史院檢討至順治十三年陞陝西按察
司副使整飭潼關兵備兼分巡關內道恭遇

覃恩贈先妣恭人後斌再陞江西分守嶺北道布
政使司右參政請告歸里至康熙三年先君棄養
乃得合葬澗岡之阡世系子孫見先君行實茲不

備書

像贊

孫徵君先生像贊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哲人光輝孔倬敦行孝
弟修明禮樂由忠貫恕旣博歸約日新又新鳶魚
飛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譬
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峯
泰山喬嶽

王山史像贊

蒼然如深谷之松矯然如晴天之鶴絕慮寡營素
懷寂寞凝塵滿席濁酒孤酌寄志義皇吟詠間託
湯子遺書卷六

像贊

字

著述歲久光氣磅礴相彼畫史含毫綽約七絃靜
張古音淡泊手拂細帙陶然自樂開卷視之想見
其胸懷之淵穆與立行之介確蓋具經綸天下之
才而退藏不見其崖略也

毛魯侯戴笠垂竿圖像贊

溪水洋洋似君之清也碧石嶙嶙似君之貞也默
然垂釣宴坐若忘游魚過之而不驚也君非山澤
之癯而廊廟之英也胡爲乎芰荷之與處而鷗鷺
之與盟也意者家近富春思羊裘老子之高節逸
情而余之少也亦嘗扁舟過之而愛灑水之澄泓

也倘君他年得垂竿於茲余亦將戴笠相從於煙
雲杳靄之間而世人莫得而名也

祭文

而願雨會

灌關道任內

祭華嶽祈雨文

灌關道任內

東

惟神體函金德位列兌方功配兩儀澤潤萬類惟
茲關輔實處神宮牆之下雨暘寒燠咸賴神休乃
自去歲三冬無雪入春恆暘轉亢雲興斯邇塵霾
晝墮麥苗涸稿百姓無所歸命夫休咎徵事祥異
從人良由斌等奉職無狀或政乖刑濫而獄有冤
民或吏墨兵驕而里盈怨氣或單丁獨戶窮苦重
湯子遺書卷六

祭文

主

其租徭或鰥夫孤兒死亡莫之振救以故感動天
威召致災眚然神目孔明官之不職宜明賜誅殛
奈何舍其有罪而殃我羣黎今斌躬率寮屬早夜
步禱數月於茲矣呼神莫應籲天則高下民何知
遂妄疑神聽不聰而欲求媚於淫昏之鬼夫山魅
澤怪神之所宜屏斥而淫昏之祀明主之所宜禁
也若三日不雨民奔走於淫昏之鬼斌不能止也
倘氣極而通偶與雨會則民必歸靈於鬼魅將淫

祠日盛左道日興雖告以名山大川澤被生民其
孰信之惟神念官吏士民悔過之誠敷奏上帝屏

風伯招雨師雲奔電趨貽我來牟使農夫饁婦知
嶽瀆明神果能闔闢陰陽吐納風雨將益堅其畏
信之心而淫昏之鬼自不能惑我民志是神之眷
祐斯民不但錫以有年之慶兼資以正德之福仰
戴神休永永無旣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元氣之在人身彌綸磅礴
上蟠而下際者小不遺乎日用而大卽麗乎彝倫
斯誠須臾不可離矣而胡真見而體備者之難其
人卓哉先生維德之純博極造約窮理識真以孝

湯子遺書卷六 祭文

七

弟爲盡性之基由忠恕爲達化之門當蚤年辨志
定交江村析義利於秋毫等富貴於浮雲固已抗
志聖賢之途溯洞沕泗之津及瑞燄肆虐禍逮清
流不避虎攫力爲營救雖運數難回而天地正氣
有所樁柱而長存推其本志固已視死生如旦暮
而恬然無恙者以是知天之未喪夫斯文德盛道
尊徵書歲頻衡門之間安車蒲輪而先生堅臥不
起天下想望高風如泰山喬嶽之嶙峋才本王佐
而不用學爲帝師而無民天欲存斯人之命脈故
畱碩果以至今晚年結廬百泉嘯臺行窩雲物一

新兼山堂上彈琴鼓瑟曾無間子晨昏四方學士
負笈握衣公卿牧守擁篲乞言而先生悉開導啟
詢之慤慤家庭肅雍孝慈睦婣薰蒸涵育而聞風
興起者莫不油然而相親卽頤梗之夫澆薄之俗
皆一變而敦厚醇龐又孰非先生之過化而存神
道隆益謙業廣彌勤朝乾夕昃自強日新通達物
我而不滯酬酢萬變而不紛訟朱陸之同異與濂
洛而爲鄰隱顯無間體用渾融想像其所至庶幾
乎乾坤同其消息造化合其屈伸凍解冰釋而湛
然不動者如天空月皎無纖微之埃塵此固與道
湯子遺書卷六

祭文

三

爲體矣何尋常功業文章之足云某從遊十載提
撕惟勲日出而談至於夜分青燈白雪誨言諄諄
方恃爲斗杓之可依豈期天不憖遺而兩楹之兆
遽聞嗚呼年屆期頤名垂後禩生順歿甯亦可無
憾於蒼旻矣而獨是微言旣絕聖道荆榛異端日
起雜學紛紜功利詞章之說惑於前而虛無寂滅
之教誘於後更誰爲挽世風於旣靡疏長河於將
堙今者窳窳在卽雞酒式陳音容依依而如在旨
緒茫茫而莫尋傷儀型之永隔悲卒業之無因尙
冀先生翼我冥冥之中俾勿墮迷途勉策駑駘之

力而上臻

祭同年施愚山文

嗚呼當世之有先生也吾道之標準也而今竟溘然長逝耶哲人云亡後學其何宗乎先生之鄉爲盱江敷教之地而大父中明公倡教東南與漪園南皋爲師友先生賦資中正漸濡庭訓孝友純懿仁慈篤摯見利斯避慕義若競常以博愛宏濟爲心會友輔仁爲樂閭閻諤諤不亢不隨推挽名流吹噓後進是皆出自真誠非由矯僞至矜恤困苦如拯溺救焚夙夜遑遑猶恐不及世之學者高談

湯子遺書卷六

祭文

吉

性命樹立壇坫求其惻怛爲懷渾忘物我如先生者幾人乎又宣城文章風雅代有傳人梅都官尤兩宋詞人之冠先生爲文不尙鉛華醇深瀟洒而精力所注於詩尤深都官詩歌見稱廬陵以今準昔不啻過之世之文人學無原本妃青儷白補綴爲工遂足取譽一時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墜追配前哲如先生者幾人乎昭歲出入承明秉筆史局老成宿典故熟聞考據精詳褒彈不苟倘藉以告成卽不敢遽言班馬亦庶幾希蹤歐宋而汗青無期哲人凋謝此又不能不爲之惜痛也某與

先生定交三十餘年良友砥礪之情知己存亡之感言之不能盡而獨舉其大者以見先生所關於世非偶然也嗚呼先生其以予言爲然乎否耶

湯子遺書卷六

祭文

羞



世其周然也謂其決其以年言爲然乎否耶
誠言之不猶盡而獨舉其大者以見其決其
決其決其三十餘年更其更其更其更其更其

